目　　录

湘雅春秋

湘雅医学院的缘起和变迁…… 张孝骞（1）

从湘雅到湖南医学院…… 凌敏猷（12）

办学缘起和宗旨—学生运动—学校的恢复与改名—学校在抗日战争时期—复员重建学校—在长沙和平解放前后—学校与雅礼会的关系

国立湘雅医学院西迁贵阳的情况…… 张孝骞（25）

抗战中的湘雅医院沅陵分院和湘雅护校

……彭勇炎 杨传治（33）

忆湘雅师生在解放战争中的斗争…李守谅 汪学仁（37）

我忆“湘雅精神”…… 黄友岐（45）

怀念湘雅创始人之一颜福庆……张孝骞 应元岳（51）

架设中美友谊金桥的杰出医学家李振翩… 刘笑春（53）

求学湘雅　忧国忧民—蜚声医林　造福人类—钟情故土　巧架金桥

回忆沙眼病原体发现者汤飞凡教授…… 何　链（68）

我的几段经历…… 卢惠霖（81）

从传教士家庭起步到洞庭湖滨—在大西洋彼岸留学和归来以后—在生物学王国里遨游探索—在科学的严冬中经受熬煎—进入八十年代科学的春天—终于成了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文化史料

肖同兹与中央通讯社…… 黎宗烈（96）

开创时期的中央通讯社—肖同兹接办以后的中央通讯社—中央通讯社的组织—中央通讯社的业务活动概况—中央通讯社对人民做了些什么—中央通讯社与各方面的微妙关系—接收敌伪物资的情形—两个巨头肖同兹和陈博生的简史

解放前湖南的公共图书馆…… 周德辉（114）

解放前的长沙图书业概况…… 吴起鹤（147）

我所知道的湖南《大公报》…… 张平子（174）

湖南《大公报》创办缘起与筹备经过—湖南《大公报》的组织与成员—湖南《大公报》主要成员之略历—湖南《大公报》的历程

关于湖南国术训练所的片断回忆…… 竺永华（204）

记亚新地学社…… 邹协勋（208）

从黎锦晖说到湖南歌剧…… 朱立奇（212）

海外来稿

我生活的艺术天地……（香港）周文珊（224）

姑娘生来爱唱歌—多姿多采的学生时代—从中学到大学—半途出家皈依音乐

湘雅医学院的缘起和变迁

张 孝 骞*

西医最初是通过英美传教士在我国设立医院传入中国的。这当然是传教士们的传教手段之一，客观上起到了引进和推广西医的作用。据我所知，辛亥革命前，除李鸿章、袁世凯各曾设立军用的医学校外，我国没有自办的现代医学院校。丁福保曾在上海开设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医院，属于私人开业性质。他译述过一些国外医学书籍，起过一定的启蒙作用，但没有办学校。直到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教育部才创办医学专门学校，采用当时的日本学制，为期四年。还有张季直(謇)创办了南通医学专门学校。

外国教会在我国设立医学校则为时较早。帕克(Peter Parker)于一八三四年在广州开设医院时，就收学生习医，一八六六年正式成立了医学校，据文献记载，这是外国教会在我国设立医学校的开端。因孙中山在这里学习过，该校后来被命名为孙逸仙博士医学院，属岭南大学，即今中山医科大学前身。此后其他教会也先后在华创办医学校，如北京的旧协和，山东的齐鲁，上海的圣约翰，广州的夏葛，汉口的大同等，大都是先办医院，招收学徒，然后扩充为医学校。还有一些学校开办后因基础不牢固或因人士变迁而停办，或并入其它学校。这些学校设置的课程大都比较简单，一般用中文授课，学生毕业后多数

*张孝骞系湘雅最早的毕业生之一，任湘雅医学院院长达十年之久。解放后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职，是著名的内科学专家。现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不能阅读外国文献，也难以进一步自学提高。因此，要培养高级医学人才，就必须派留学生出国深造。以上是湘雅成立以前我国医学教育的概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各校，如协和、齐鲁、圣约翰等都有各自的发展。

湘雅医学院原名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成立于一九一四年(本科开办于一九一六年)。它的产生也同上述院校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同于其它教会办的学校，它是由中国的育群学会和美国的雅礼会合办的。雅礼会也不是一般的教会，是美国耶鲁大学一部分校友组织的文教团体。先是雅礼会的胡美医师于一九一六年在长沙创办了雅礼医院和雅礼中学，最初规模都很小，雅礼医院的医师只有胡美一人。到一九一四年，雅礼会才和育群学会合作，办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其经过将在下面叙述。

胡美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深受该院医学教育改良派的薰陶，来华后立志兴办高水平的医学校和医院。他的这一理想不是偶然产生的。当初美国医学教育在一段时期内相当落后，到处都是由开业医生设立的医学校，学制混乱，忽视基础科学的训练，教学水平低。上个世纪末，美国一些生物、医学科学家在罗氏基金会的支持和资助下，掀起了一个医学教育改良运动，这一运动具有以下的内容和宗旨，即：加强基础科学课程，延长医学前期教育年限，直到大学文理科毕业；注重临床实践和临床与基础学科的密切结合；杜绝医学教育商业化；教师一律专任；精心计划学生毕业后的培训，包括住院医生制；大力提倡科学研究，寓教学于研究之中等等。霍普金斯医学院是首先实行这套制度的学校之一，还有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霍普金斯的创业教授，如欧斯勒、威尔迟、哈尔斯特、豪威尔等都成了一代宗师，对美国医学教育的发展有过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学生遍布全美国的医学岗位，为美国医学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运动基本上奠定了美国现

代医学的基础，逐渐固定了美国的医学教育模式。胡美是霍普金斯的毕业生，自然不满足于办一个小小的雅礼医院。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过，他要办一所高标准高质量的医学院，能和美国第一流的医学院媲美：就是要有坚实的基础课程，合格的专任教师，完善的实验设备，充分的实习课时，良好的临床基地，完全用英语教学等。在他手里这些目标虽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但确实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办起来以后，就成为华中地区最好的医学校，吸引着许多外省学生和华侨学生，而且是最早开设医学预科的学校之一。但由于湘雅没有固定资金，雅礼会财力有限，旧中国政府又不重视教育，致使原定的办学计划不能全部实现。比湘雅迟三年开办的新北京协和医学院，在美国财团罗氏基金会的独资经营下，异军突起，规模很大，确实办成了象胡美所设想的那种第一流的医学院。它的影响所及，大大推动了抗日战争前我国医学教育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事实上，协和也是极力效法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而且达到了神似的程度，连病房建筑的设计都不例外。协和的建设和常年的经费耗资巨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为止，总共开支了二千三百余万美元。这是湘雅和我国当时任何其他医学院校望尘莫及的。

前面已经说过，雅礼医院成立时，规模很小，实际上是一个私人诊所。但上门看病的人却不少，逐渐得到市民的信任。一九一〇年抢米风潮之后又发生教案，许多教堂被焚毁，雅礼医院由于病友的维护得以保全。医院医师最初只有胡美一人，一九一〇年颜福庆回国参加了医院的工作。一九一一年初，盖仪贞护士长开始招收护士训练班，医院初具雏形。辛亥革命后，谭延闿任湖南都督，其母曾患大叶肺炎病势很重，在病程的后几天经颜福庆医师诊治，霍然痊愈，从而赢得了谭对西医的信任。颜、胡二人终于说服了谭，以湖南省政府名义与雅礼会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办一所医学校，定名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其具体目标是：（一）设立一现代化医学院；（二）兴办一所规模较大的医院；（三）在医院办一护士学校，培养护士和助产士；（四）筹设研究病因和医学科学的实验室。条件是中美双方各负同等责任：中方建筑医学校和护士学校校舍，担负常年经费；美方建筑医院，支付十五名教授、医师、护士的薪金，这些人员必须是国外大学毕业、经雅礼会选派才能充任；董事会上双方有相等的代表权。合约为期十年，约满可以续订。合约送北京政府立案被驳回，理由是地方政府不得同外国团体缔约。经颜、胡二人晋京，邀集在京湘籍人士成立育群学会，代表省方签约，才获批准。育群学会首任会长为当时总统府顾问章遹骏，颜福庆副之，聂其琨任书记。以后该会重心移到湖南，由省内知名人士主持。

合约签订后，省方拨给一栋坐落在潮宗门正街的某巨室的宅第作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湘雅医院（扩大的雅礼医院）和湘雅护士学校的临时院（校）址。医学校第一班预科生一九一四年冬始业，本科一九一六年秋始业，一九二一年夏毕业。毕业生由湖南省政府发给毕业证书，由雅礼会经美国康州授权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嗣后每年毕业本科生一班。一九二〇年雅礼科学大楼落成，预科改由雅礼大学文理学院接办。这样不但能提高医预科的教学质量，也减少了医学校在人力、物力上的负担，能更好的集中力量办好医本科。协和医学院也有同样的经历，也是先办了预科，然后才由燕京大学代办本科。不过协和医预科的学制多一年，共为三年，学生的基础知识学得更加扎实。这是当时湘雅的不足之处。相形之下，湘雅经费不足，条件较差，但学风淳朴严谨，敦厚笃实，老师循循善诱，学生勤勉好学，师生之间仿如家人兄弟。这一传统可以说是湘雅的生命线。

湘雅医校自一九一四年开办后，中美双方履行了合约中各

自的承诺。中方在北门外购置了地产，兴建了校舍。雅礼会募得捐款，建造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化医院和添置了相应的设备，共约一百五十张病床。医院于一九一五年十月十八日举行奠基仪式，主持仪式者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尔迟教授。医学校和医院于一九一九年迁入新址。后又盖了护校教室和宿舍，及几所教员住宅，都在现湖南医学院南院范围内。

医学院开办后每年招生一班，到一九二〇年，各年级都已齐全，但学生中因成绩不及格而留级或退学的比例相当大，主要原因是功课繁重，要求严格，而且英语授课也是一道难关。因此，截至一九二七年仅毕业学生七班，四十九人。北京协和医学院头七班的毕业生也不过六十四名。解放前协和和湘雅两校的毕业生总人数分别为三百一十六和三百五十八名，大致相等。

育群学会与雅礼会在十年的合约期间，医学院筚路蓝缕，困难多端，最大的难题是经费。雅礼会本身并无合约规定的派来十五名医护人员的财力，它主要靠募捐和某些基金会的资助，而这些都是非经常性的。湖南省所给的常年经费每年只有五万元，而且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还经常扣发或迟发。其次，师资缺乏，开院之初，欧战方兴，以后美国参战，医护人员多赴前线，不易延聘合格人员来华任教。我所在的第一班受此影响最大，不少前期课由临床教师兼授，加上学生们的努力自学，勉强渡过了这一难关；接近二十年代师资问题才趋向缓和。总之，以人力物力来衡量，当时湘雅完成的教学和医疗任务是相当可观的。毕业生人数虽不多，但绝大多数投身在教学和公共医疗卫生岗位上，极少从事私人开业的，即使在抗日战争和艰苦岁月中，也多能坚持不懈。后来还有些同学参加了革命活动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十年合约期满后，中美双方都感到有骑虎难下之势。美方

财力不继，胡美曾一度考虑把湘雅并入教会联合会拟办在上海的医学院，但雅礼会董事未予支持。中方当然希望尽可能支撑现有的局面。几经商榷，最后达成一个续约十年的折衷方案：医学校完全由中国人自办，雅礼会撤销对医学校的一切行政管理权，由育群学会单独组织校董会；医院仍由中美合办，另设中美双方联合组成的医院董事会。医院和医学校通力协作，人员设备互通有无。这样，中国收回了教育全权，雅礼会减轻了负担，但医学校的经济困难相应加重了。

续约缔结后又毕业了两班学生。一九二六年因大革命洪流的影响，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湘雅也被卷入。一九二七年雅礼会人员全部撤离，医学校陷入困境，从而停顿达两年之久。但医院在中方人员和毕业同学的支持下，从未中断诊务。公推王子玕医师主持院政，并筹备恢复医学校，重组校董会。一九二九年秋医学校恢复开学，改名湘雅医学院，招收预科生两班。一九三一年校董会和医学院分别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湘雅医院属雅礼会所有，仍保留中美合办体制，另有院董会主持，但在较大程度上医院由医学院管理、使用和配备工作人员，雅礼会只派几名美籍医师、护士参加。该会代表何钦思还参预医院的财务管理。雅礼会人员中以外科教授顾仁夫妇服务最久，热情最高，直到医学院迁移贵阳，还远道来院短期任教。

医学院复校后的八年中（1929—1937），困难虽然不少，仍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齐全的教学班子，其中部分教师为本院毕业生。教师中应特别提到杨克念教授，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回国后任我院内科教授。他品学兼优，在我院复校早期多著劳绩，不幸因肠梗阻逝世，为我院当时一大损失。

一九二九年复校后的湘雅医学院，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学制为六年，一年预科，五年本科。仪器设备和临床条件

都具一定规模。经费除湖南省款外，还有教育部和一些基金会的不定期补助。因此在军阀纷争、时局不稳的环境下，尚能勉强维持。从一九三五年起，每年毕业一班学生，也参加一些公共卫生和防疫救灾活动。在喜峰口战役中还派了师生联合组成的医疗队去支援浴血抗战的部队。可以说湘雅对当时的医学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好景不长，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最初湘雅尚能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且收容了六十多名战区学校借读生。随后上海撤退，战事蔓延到长江流域。长沙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首遭敌机轰炸。同年十二月南京弃守，武汉告急，长沙人心惶惶，医学院面临应变的抉择。这时王子玕院长已去江西任职，无法兼顾湘雅院政，校董会与代理院长共同商讨对策，决定西迁。但是，迁校却遇到一系列的困难。首先，雅礼会反对迁移，同他们合作的医院和护校只得任其留在长沙。一九四四年长沙失守，医院仓皇迁安化，损失惨重，护校则早在长沙大火时解散。其次，迁校经费和交通运输都难于筹措。最重要而不易解决的问题是医学院迁往何处。尽管如此，全体师生员工都一致支持迁校。一九三八年初夏即开始装箱。迁移地点当然首先考虑省内。我曾专程赴湘西沅陵考察。当时该城居民不足一万人，唯一的一所教会医院规模也很小，估计临床教学难以解决，只得放弃。事实上，后来难民群集沅陵，这个小城一时兴旺起来，湘雅医院随即在沅陵成立分院，并为护校的恢复提供了基地。当时没有预料到这些发展，致使医学院错过了机会。由于省内其他地点不是地少人稀，就是地当冲要，不够安全，只好退而思其次，考虑省外。太远的地方，如成都、昆明，限于经济条件，不敢设想。邻省广西较近，而且湘桂铁路正在铺轨，可能解决棘手的运输问题。因此倾向于迁往桂林。我曾两次赴桂林洽商，广西教育厅表示欢迎，并允给予协助，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得到了省主席的接见和首肯，我们一时受到鼓舞。为了等待湘桂铁路通车，一九三八年七月，学院先将一些器材用船运至衡阳。没料到广西方面忽然推翻前议，使我们进退维谷，只得临时决定迁往贵阳。我于是年盛夏访问贵阳，得悉贵州省无力协助，但新近迁往贵阳的中央医院和新成立的贵阳医学院愿协助我们，因为湘雅一旦迁去，也可助他们一臂之助。特别是中央医院，前次初迁长沙期间已和湘雅建立了联系，此时该院人员分散，力量不够集中，湘雅临床人员恰好可以填补；而一个管理比较完善、设备比较齐全的中央医院，也能较好地解决湘雅的临床教学问题，堪称两利。后来事实证明，两院通力合作，真诚无间。中央医院人员，包括沈克非院长参加湘雅的教学；湘雅人员，包括我自己分担中央医院的诊务，而且各不另外受酬。至今回忆起来，仍觉难能可贵。这时，卫生署的卫生人员训练所也在贵阳，所长姚克方是湘雅校友，我们迁去后得到这个所的不少帮助，尤其是在初到贵阳的时候。

湘雅既决定西迁贵阳，四十多吨设备器材便经广西运筑，学生、教职员工和家属则租用西南运输处的回空车辆经湘西直赴贵阳。十月十一日胜利完成迁校任务，人员物资均未受损。经过两星期的紧张筹备，于十月二十四日上课。随后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十一月十二日晚间长沙发生大火，湘雅建筑群侥幸保存，护士学校却遭解散，医学院搬迁得正是时候。广州失守后，桂林亦受威胁，并迭遭敌机轰炸，原已迁桂林的武昌华中大学不得不再迁云南。广西爽约，对湘雅来说，竟是塞翁失马。

医学院迁到贵阳后的艰苦历程以及复校和临时建设的情况，许多校友都曾亲身经历，可能记忆犹新，不在这里赘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全体师生员工的忠诚。虽然物价飞涨，生活越来越艰苦，而且人少事繁，工作负担很重，湘雅人员都能以

院事为重，克己奉公，刻苦自励，团结奋斗，高效率地履行各自的职责，从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使得教学和临床工作的质量基本上没有受到战争和迁徙的影响。临床人员都坚持专任制，不为开业的厚利所动摇，为学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学生也能保持淳朴勤奋的学风，接受艰苦环境的锻炼，养成节约、互助、积极、主动的习惯，无形中丰富了精神上的收获。

迁校后学生人数逐渐增加，截至复员前的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学年度，在校学生共二百五十九名，为迁校时的 216%，毕业学生八班共一百五十名。

医学院迁到贵阳后立即遇到经济危机，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学年度几乎濒于停顿。为此，前院长颜福庆不得不联合校董会进行所谓国立运动，就是申请把湘雅由私立改为公立，经费由教育部拨给，以解脱学院的困境。一九四〇年夏国立告成，但经费问题只得到部分解决。因为当时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单靠教育部一点经费，仍难维持学院的开支，因而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基金会和国外战时援华团体。雅礼会也给予了一定的资助，它的董事长和执行干事都到贵阳视察过。医学院在重庆时期，雅礼会还派了外科医师裴文坦来院协助教学和事务性工作，颇著劳绩，复员时又担任湘渝两地的通讯联络工作，后不幸因飞机失事殉职。

医学院改国立，仅限于学院本身，不包括同雅礼会合办的湘雅医院和湘雅护士学校。为了弥合和加强三个湘雅单位的联系和协作，三个单位的负责人经过协商，决定成立以湘雅医事中心命名的组织统筹其事，这个组织迄至一九四八年夏仍在筹备之中。

抗日战争末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长驱直入，蹂躏湘桂。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敌骑深入广西，一度窜到贵州独山。当时一般估计，敌人不敢继续深入，即令铤而走险，也可

望将其聚歼于贵州山区。不料国民党将领汤恩伯之流畏敌如虎，仓皇撤退，以致贵阳顿形混乱。湘雅原可以如中央医院一样，观望形势，在必要时转入山区。可是这时人心已经浮动，部分师生自动离院，难以制止，防空部队乘机占据湘雅校舍。医学院不得不再迁重庆。由于形势紧张，时间追促，图书设备仓卒装箱待运，加之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干扰，损失不少。时值严冬，师生员工和家属步行数百里，狼狈凄惨之状，比之一九三八年有计划、有步骤地由湘迁筑，有天壤之别。果然，几天之后日军自动从独山撤走，贵阳无事。我一直留在湘雅村料理未了事宜，春节前才押运最后一批器材抵达重庆。

医学院初到重庆时的情况远比初到贵阳时更困难。当时山城的拥挤状况远远超过一九三八年的贵阳。若是没有驻香国寺的陆军医院院长李穆生校友的热情收容，湘雅真是走投无路了。我曾遍谒国民政府湘籍高级官员求援，包括重庆市长和湘雅在校学生的家长，都未得到任何帮助。最后还是通过一位中学同学的关系，借得兵工署在杨公桥的一所仓库，才勉强安顿下来，恢复上课。交换条件是我自己为该署和其所属单位履行会诊义务。医学院三月初上课，用缩短暑假来补足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学年度耽误的课时。医预科和医前期在杨公桥院本部上课，而在仓库外空地上盖了一些必需的临时房屋。感谢陈崇香院长和应元岳、吴英恺两位科主任的善意援引，高年级的临床教学得以在高滩岩重庆中央医院照常进行。两院合作完全采取贵阳中央医院的方式。虽为时不长，他们这种急公好义、助人为乐的精神是感人至深的。临床班学生宿舍是借用医院附近的某个机关废弃不用的草棚，稍加修葺尚不能完全遮避风雨，同学们毫无怨言，再一次体现了湘雅艰苦朴实的传统学风。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投降，湘雅面临复员的艰巨任务。为了及时恢复湘雅医院，临床医师和家属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

九日车运返湘。医预科和医前期师生员工和图书设备，则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学年度课程完毕后，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分批运回长沙。流亡八年、两次迁徙的湘雅医学院，终于全部安然返回长沙原址，揭开了院史新的一页。我次送最后一批人员离渝后，即应邀赴美国参观学习。一九四七年九月三日回院，一九四八年三月辞去医学院行政职务，专任临床和教学工作。一九四八年九月北上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复校工作。

湘雅医学院在复员的同时，就开始了战后的建设，诸如修葺旧房，重建校舍，扩建病房，新建门诊，充实设备，增聘教师等等，真是千头万绪。我在重建工作中自愧少有贡献，具体情况，还是留待当事诸君记述为宜。一九四九年八月湖南和平解放，医学院回到人民怀抱，从此规模不断扩大，院务蒸蒸日上，教职员工成倍增加，毕业学生年以百数计，为祖国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任何时期的湘雅都不能比拟的。这一段校史定能写出光辉灿烂的篇章。

从湘雅到湖南医学院

凌敏猷*

办学缘起和宗旨

湘雅医学院是湖南医学院的前身，创办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八日为它的院庆日。这个学校是由湖南育群学会和美国雅礼会合作开办的。雅礼会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同学组织的一个民间团体。它的代表胡美等人于一九〇六年就到了长沙。他们在西牌楼租了一处房子，开了一个小型医院，叫做雅礼医院。这个医院开张以后，治疗了一些病人。据龙伯坚告诉我，当时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湖南督军谭延闿的母亲李太夫人，患了大叶性肺炎。谭母发病时，体温逐日升高，找了很多医生治疗，病情还是继续恶化，谭家的人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最后有人说，西牌楼有家外国人办的医院，何不请那里的医生来看看呢？因此，就把雅礼医院的胡美医师请去了。胡美问了病史和检查病人后，诊断为大叶性肺炎，病已到了烧退阶段，就开了一些西药（毫无特殊作用的）叫病人吞服，第二天谭母的病就好了。谭家的人都很惊讶，谭延闿感受尤深，认为外国人既有这样好的医术，我们为什么不学呢？故发起在长沙

*凌敏猷系湖南平江人，著名精神病学专家。一九二二年入湘雅本科，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一九二九年插入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学习，一九三二年回湘雅任教，一九四八年任湘雅医学院院长。现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一级教授。

开办医学校，以湖南省政府的名义与雅礼会签订了一个草约，共同开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当这个草约呈送到北京时，北京政府认为地方政府和外国民间团体合办事业，史无前例，不予批准。在这种情况下，谭延闿就把长沙教育界名流如胡元倓、陈润霖、曹典球等人组织起来，成立湖南育群学会，以此名义和雅礼会合办医学校，并派颜福庆和胡美携带中美双方的协议草约去北京，邀请一些在京做官的湘籍名人从中周旋，这个合作协议最后得到北京政府教育部的批准。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八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正式开办，由育群、雅礼两会合组校董会，推举颜福庆为医学校的第一任校长。胡美医师为促成其事作了很大的努力。

当时，校董会制定了一个远大的目标，要在湖南兴办一所第一流的医学院校。学制、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前期、后期的设备都与美国同类院校差不多。美国雅礼会同意选送十多名教授来学校教学，中国方面负担学校的一切开支，经费由湖南省政府拨给。

湖南省政府还拨给潮宗街一所民房做校址，但远远不够用。长沙当时是一个比较陈旧的城市，市内房屋非常拥挤，不适宜于医学事业大规模的发展，因此必需在城外找地方兴建校舍。湘雅负责人在长沙周围进行过调查，最初他们想把学校办在南门外，也想到过河西或水陆洲，但是这些地方或容易遭水淹，或交通不方便，都被放弃；最后决定在城北的麻园岭一带寻找校址。那时的麻园岭一片荒凉，有许多分散的菜地，还有许多坟墓和臭水沟池，离长沙城有三里多路。但湘雅的创办人颜福庆、胡美等人的眼光比较远大，考虑到若干年后学校发展的需要，目前虽离城稍远，将来交通发达了，问题不难解决；而且修整后的土地很适宜于开辟校园，雅礼会曾在此开办过中学；因此决定在该处建校。同时湖南省政府亦拨了大块地皮作为建

校之用。校舍很快就建起来了。

学校开办之初，颜福庆校长就号召学生努力钻研业务，学好本领为广大群众服务，千万不能走私人开业、只顾个人利益的道路。他还经常勉励学生努力争取成为第一流的医学人才。后来医学院毕业的学生绝大多数都为我国的医疗事业作出了贡献。

当时学校对于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注重培养学生的光荣感和自尊心（英文叫Honor System）。每次考试，无人监考，教师出了试题就离开了，让最后一位交卷的考生，将全部试卷收集送交老师。一般是无人舞弊的。万一发现了有人舞弊，处罚是严厉的（直至开除学籍）。通过这种教育，学生养成了自治、自尊，以诚实为无上光荣的观念，以及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学校对实习医员要求也很严格。某实习医员给学生开了阿托品，因记忆不准，将剂量多开了一千倍，幸得药房把关，未照处方配药，才免除了一次医疗事故。颜院长得知此事后，即召开教务会议，决定延长该员实习期六个月，并通报全院，引以为戒。我当时是本科一年级学生，此事对我教育很深，至今难忘。

学 生 运 动

湘雅学生一方面接受院领导的教育，认真学习业务，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同时也高度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大大提高，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并在学校里广为宣传。当时，毛泽东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主办《湘江评论》，受到当局的压制，无法印刷发行。以龙伯坚为首的一批湘雅学生如张维、李振翩等在院内代为密秘刊印发行。因此毛泽东和湘雅学生有过不少接触和联系。长沙市组织学生联合会，湘雅学生张维被推举出任主席。一九二三年湖南人

民发动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运动，湘雅学生也积极参加，张维、李振翮、高镜朗等和其它各界代表在毛泽东率领下同上北京，控诉张敬尧在湖南的罪行，不久张被驱逐出湖南。

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内革命形势迅速高涨。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的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迅猛发展。湘雅学生早有革命传统，自然不甘落后，为了壮大革命声势，扩展革命力量，所有长沙市的学生游行示威、宣传，以及其他革命活动，均无役不从；少数先进分子还在中共长沙市委领导下，于校内成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以指导运动。当时的学校领导层，对于革命形势认识不足，顾虑重重，一些美国教师首先离开长沙，一些外省教师也相继离去。颜院长感到学校无法维持，也离开长沙，避居汉口。学校只好停办。

湘雅停办后，颜校长先由汉口跑到北京，任协和医学院代理院长。一九二七年秋，他邀集原湘雅的教师朱恒璧、孙克基、应光岳、任廷桂、骆傅荣等，再加聘乐文照、谷镜研等，又在上海开办一所医学院，初名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改名上海医学院（现名上海第一医学院）。这个学校也逐步发展成为国内第一流的医学院，培养了不少医学人材。但是颜院长仍念念不忘湘雅，他不止一次说过："我是从湘雅起家的，没有湘雅就没有上海医学院。"

参加大革命的湘雅学生，先后加入了北伐军充当军医或担任政治宣传工作。一九二七月五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湘雅学生中好些人奔向叶挺和贺龙所领导的部队。七月下旬，他们先后到达南昌，光荣地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其中有陈文贵、王肇勋、张毅、凌敏猷、肖卓、徐克钦等人。起义后，他们随军南下，受到反动军队的截击，经过多次激烈战斗，终于到达广东的潮州、汕头。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我军又是千里行进，孤军奋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